夜幕低垂，勘家宅邸内一片静谧，只有温暖的灯光驱散着角落的黑暗。

黑郁赤着脚，像一只真正的黑猫，在柔软昂贵的地毯上无声移动。他的目光先是掠过坐在单人沙发上的矿董——男人正心无旁骛地擦拭着一把造型古朴的匕首，锋刃在灯光下泛着冷冽的光泽。随后，他的视线最终定格在站在窗边、仿佛沉浸于城市夜景的罗纳德宽阔的背上。

时机正好。

他手中那本厚重的精装书“啪”地一声，恰到好处地掉落在罗纳德脚边不远处。在黑郁弯腰去捡的瞬间，他身上那件丝质睡袍本就松垮的腰带系结彻底散开，衣襟向两侧滑落，露出一大片光滑的背脊和紧窄的腰线，睡袍下摆因动作而上卷，勾勒出线条优美、绷紧的小腿和脚踝。

他敏锐地感觉到矿董擦拭匕首的动作微微一顿，那道锐利的目光如有实质，落在他小腿的曲线上，带着审视与玩味。

罗纳德也转过了身，沉默地看着他，眼神深邃。

黑郁直起身，却没有立刻系上腰带，而是任由睡袍敞开着，仅靠手臂虚拢着衣襟。他抬起眼，望向罗纳德，声音带着刻意营造的、刚睡醒般的沙哑与慵懒：“罗纳德，帮我系一下腰带？” 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无辜的请求，深处却跳跃着挑衅的火苗。

罗纳德没有动，像一尊沉默的雕像。但黑郁清晰地看到，他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那双总是冷静克制的眼睛里，暗流涌动。

就在这时，矿董动了。他手腕一翻，匕首尖精准地挑起了地上那根散落的腰带，慢慢将其卷绕到掌中。他抬起眼，看向黑郁，嘴角勾起一抹没有温度的笑意，声音低沉而充满压迫感：“求人，该有个态度。”

空气瞬间凝滞。黑郁的心脏猛地一跳，意识到玩火可能即将自焚。但一种更深的、对危险边界的试探欲驱使着他。他依言，缓缓跪坐了下来，膝盖陷入柔软的地毯。他仰起头，修长的脖颈线条显得格外脆弱。然后，在两道极具压迫感的注视下，他微微前倾，用牙齿，轻轻地咬住了矿董皮质腰带冰凉的金属扣环。

这个动作充满了臣服与亵渎交织的矛盾意味。

“呃！” 罗纳德站起了身，高大的身躯投下的阴影瞬间将跪地的黑郁完全笼罩。强烈的危机感让黑郁脑中那根名为“理智”的弦彻底崩断。

他本能地想要后退逃离，猛地挣开，光着脚就冲出了房间，踉跄地跑下楼，睡袍凌乱，脸上带着惊慌失措，朝着楼下客厅里正在喝茶看书的引魂和初始这两位相对沉稳的“大哥”求救：“老大救命！他们俩要玩死我！”

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抓住那看似安全的庇护，就被迅捷如豹的罗纳德一个箭步追上，强有力的手臂瞬间将他拽了回去，反扭在身后。矿董也配合着，不知从哪掏出一个口球，利落地堵上了他求饶的嘴。

“哎呀，老大你们在啊，”矿董一边帮着罗纳德压制挣扎的黑郁，一边语气轻松地朝楼下说道，仿佛只是在进行日常活动，“晚上想吃什么，一会我让双面去买菜。”

“随便吧，上次那个章鱼丸子挺不错的。”引魂从书中抬起头，回忆着之前的味道。

矿董想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那个啊，一会找补丁让他贡献一下触手就可以了，我让双面带点牛肉回来吧，做烤牛肉配布丁。”

引魂没什么意见，抬眼望向初始。

初始想了想，还是提醒了一下：“补丁身体不好，别隔三差五就去找他要触手做饭，又不是菜市场没有卖的。”

矿董表示理解，拉着还在“呜呜”叫唤、不知在说什么的黑郁就往回走。

引魂看着他们三，叹了口气，劝道：“节制点，黑郁再能忍也是个人，太狠了他也受不了的。”

不知道他们听进去没有，反正黑郁被拖回了房间。门在身后合拢的沉闷声响，如同最终判决。黑郁被罗纳德毫不留情地掼在柔软却充满禁锢感的地毯上，先前散落的书册成了他身下微不足道的缓冲。矿董的身影笼罩下来，遮住了部分光线，让他陷入一片充满压迫的阴影之中。

“想跑？”矿董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这次带着更清晰的、被冒犯后的冷冽。他单膝抵在黑郁的腿间，限制了他的挣扎，手中那根从黑郁身上夺来的丝绸腰带，此刻成了刑具。他动作熟练地将黑郁试图反抗的手腕擒住，交叉固定在背后，用腰带的粗糙内里紧紧缠绕，打了一个既牢固又确保不会真正伤到他，却能带来十足羞耻与束缚感的结。呢绒面料摩擦着腕部娇嫩的皮肤，立刻泛起一阵刺痛的灼热。

“呜……”黑郁发出不甘的呜咽，扭动身体试图挣脱，但这微弱的反抗只换来了矿董更沉的身体压制。男人的手指，带着常年握持武器留下的薄茧，缓慢而极具暗示性地划过他因紧张而微微弓起的脊背，沿着脊椎的沟壑一路向下，直到尾椎。所过之处，激起一连串无法控制的战栗，仿佛每一寸神经末梢都被唤醒，又在恐惧中颤抖。

矿董的指尖在最敏感的腰窝处流连，低笑：“撩完就跑，谁教你的规矩？”他的声音贴得很近，灼热的呼吸喷在黑郁的耳后，那里立刻泛起一片绯红。

与此同时，罗纳德掐住了他的下颌，力道之大让他无法抗拒地转向旁边的落地窗。窗外是繁华的不夜城，霓虹闪烁，而窗玻璃上，却清晰地映照出他此刻的模样——睡袍早已被扯落至臂弯，上半身几乎赤裸，双手被反绑在身后，使得胸膛被迫挺起，两颗乳尖在冰冷的空气和激烈的情绪刺激下早已硬立，泛着可怜兮兮的红色。他的脸颊潮红，眼中水汽氤氲，嘴唇因之前的亲吻和此刻的惊慌而微肿，被口球撑开，无法闭合，涎水不受控制地沿着嘴角滑落。

“看清楚，”罗纳德的声音喑哑，如同磐石摩擦，带着一种宣告所有权的残忍和绝对的掌控力，“现在操你的是谁。”

宣告完毕，惩罚正式开始。

衣物被彻底褪去，冰冷的空气瞬间包裹住他滚烫的皮肤。矿董没有给他任何适应的时间，就着之前留下的些许湿滑，从身后猛地进入了他。那处尚且紧涩，被如此粗暴地闯入，带来一阵撕裂般的痛楚。黑郁的额头“咚”地一声抵在冰凉的玻璃上，身体的灼热与玻璃的冰冷形成极致对比，刺激得他发出一声被堵住的、高亢的哀鸣。脚趾猛地蜷缩起来，在昂贵的地毯上刮擦。

然而，这仅仅是开始。面前的罗纳德已经褪下束缚，托起他发颤的腿根，将他整个人悬空抱离了地面。这个姿势让他完全失去了着力点，全身的重量都落在身后矿董的连接处和身前罗纳德的臂弯里。脆弱的内脏仿佛被挤压移位，深处被开拓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。

矿董的每一次撞击都又重又沉，仿佛要凿穿他的身体，坚硬的耻骨毫不留情地撞击着他柔软的臀瓣，发出令人面红耳赤的皮肉拍击声。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像要被劈成两半，内部的褶皱被强行撑开、碾平，敏感的肠壁被反复刮擦，带来一种混合着剧烈痛楚的、灭顶般的快感。

而前方，罗纳德的拥抱紧密而充满占有欲。他灼热的硬挺就抵在黑郁同样挺立、不断渗出清液的铃口下方，随着矿董撞击的节奏，一次次重重摩擦过那最脆弱的顶端。有时是铃口被蹭过，带来一阵尖锐的、几乎让他失禁的刺激；有时是罗纳德滚烫的顶端顶住他紧绷的小腹，留下湿黏的印记。

“太…太深了……慢点……呜……”黑郁徒劳地摇头，被堵住的口中发出含糊不清的求饶。他蜷缩的脚趾无意识地蹭过罗纳德绷紧的、块垒分明的腹肌，试图寻求一点依靠或缓解，但这细微的、带着依赖意味的动作，却仿佛点燃了罗纳德更深的欲火，引来了后者更凶猛的重重顶撞——不是进入，而是用灼热的欲望在他身前最敏感的地带施加压力，配合着身后矿董一次深过一次的贯穿。

他仰起头，脖颈拉出一条濒死天鹅般优美的弧线，发出一连串破碎的、被撞击得支离破碎的呜咽。身体内部被两个男人无形的角力填充得没有一丝缝隙，快感混合着痛楚，如同高压电流般窜遍四肢百骸，让他控制不住地颤抖、收缩。前端在剧烈的摩擦和刺激下，不断渗出更多清液，滴落在两人紧贴的、汗湿的小腹间，勾勒出淫靡的亮光。

矿董咬着他敏感的后颈皮肉，留下清晰的齿痕，含糊地低笑，灼热的呼吸喷在他的耳廓，带来一阵阵眩晕：“刚才勾引人的那股劲儿呢？嗯？用牙齿咬扣环的时候，不是很大胆吗？现在知道求饶了？”他的动作随之变得更加暴烈，次次都撞在最要命的那一点上，精准得可怕，仿佛要将他彻底捣碎、拆吃入腹。

当罗纳德也调整了托举的角度，让他身体下沉，使得矿董的进入能更深，并且他自己的欲望也能更重地碾过黑郁体内那个敏感点时，黑郁感觉自己的意识彻底被撞散了。过于充盈和被完全掌控的感觉让他抑制不住地哭喘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剧烈的颤音，眼泪混着汗水不断滑落，在冰凉的玻璃上留下蜿蜒的水痕。身体内部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痉挛、绞紧，仿佛有自己的意识般吮吸、纠缠着侵犯者。

矿董捏住他的下颌，强势地扭转他的脸，以一个几乎要令他窒息的角度，吻了上去。这个吻充满了掠夺的意味，舌头野蛮地撬开他被口球占据的唇齿间隙，舔舐过他敏感的上颚和舌根，将他所有破碎的呻吟、呜咽和求饶都吞没在交缠的唇舌间，迫使他咽下混合着情欲、咸涩泪水和自己唾液的味道。

三人的汗水在迷离的灯光下交织、滑落，反射出晶亮的光，像某种粘稠而甜腻的蜜糖，将彼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。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麝香、情欲、占有和征服的气息。黑郁在双重夹击下不断颤抖、收缩，内壁绞紧得让两个男人都发出压抑的、满足的低吼，这仿佛更刺激了他们，换来更急促狂野的律动和更深的占有。罗纳德的手在他腰侧和臀瓣上留下清晰的、泛着青紫的指痕，而矿董在他背后的撞击一次重过一次，连接处甚至因为过于激烈的动作而泛红、发热。

最终，在一阵几乎要将他灵魂都撞出躯体的猛烈撞击中，黑郁感觉到身后矿董最深最重的嵌入和释放，滚烫的液体汹涌地充盈了他身体的最深处，带来一阵被标记般的战栗。几乎在同一瞬间，前方的罗纳德也重重抵入他身前最敏感的区域，将灼热的欲望尽数喷射在他紧绷的小腹和不断颤抖的前端上。

强烈的、来自体内外的双重刺激和饱胀感，让黑郁眼前白光炸裂，身体像被抛上浪尖又狠狠摔落，剧烈痉挛着达到了高潮。前端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喷射出白浊的液体，与罗纳德的混在一起，沿着身体曲线向下流淌。他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，达到了濒临昏厥的极致高潮，像被抽掉所有骨头一样，彻底软倒在罗纳德怀里，只有被反绑在身后的手腕和微微痉挛的小腿肌肉，还显示着他刚刚经历了怎样一场风暴。

当一切终于平息下来，矿董用他那把从未离身的匕首，利落地割开了束缚着黑郁手腕的腰带。丝绸断裂，手腕上留下一圈明显的红色勒痕。罗纳德正俯身，慢条斯理地舔去他锁骨上不知何时留下的一抹细微血痕，如同野兽在舔舐自己的所有物。黑郁瘫在一片狼藉的地毯上，胸膛剧烈起伏，像离水的鱼一样张着嘴轻轻喘息，连指尖都泛着慵懒的、高潮后的粉红，眼神涣散，无法聚焦。

忽然，身体一轻，他被矿董打横抱了起来。

“看来，是吃不了晚饭了。”罗纳德拿起一旁的手帕，擦拭着手指和身体，出声提醒，语气恢复了平日的冷静，仿佛刚才那个失控的、充满侵略性的男人不是他。

矿董没有理会，抱着软成一滩泥的黑郁径直走向连接卧室的浴室。浴室里水汽氤氲，模糊了镜面，也模糊了界限。温热的水流从头顶的花洒倾泻而下，在黑郁光裸的皮肤上蜿蜒成河，却冲刷不掉身后矿董烙铁般坚硬的体温。

低下头，矿董靠近他耳边，发出一声带着湿润水气的、不容置疑的轻笑：“那就吃甜点吧，你说了，黑郁。”

他被矿董从后方牢牢抵在冰冷的瓷砖墙壁上，前胸贴着冰凉的瓷砖，后背却紧贴着矿董滚烫的胸膛，冰火两重天的刺激让他微微发抖。矿董的手指带着热水的润滑，在他腰侧敏感带流连，激起一阵无法抑制的轻颤，随后那手坚定地向下滑去，分开他紧实的臀瓣，准确无误地覆上那处刚刚被过度使用、尚且柔软泥泞、微微翕张的入口。

“呃……”黑郁发出一声短促的呜咽，试图并拢双腿，却被矿董强健的大腿轻易顶开。

“放松，”矿董低沉的声音带着水汽的湿润，响在他耳畔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，“或者，你喜欢更难点的方式？”

话音未落，矿董腰身一沉，就着热水的润滑和之前残留的湿滑，再次强硬地挤入了那尚且敏感无比的深处。不同于之前的暴烈，这一次的进入带着一种缓慢而折磨人的坚定，每一寸的推进都清晰可辨，撑开内部紧致湿热、微微痉挛的褶皱。

黑郁的额头抵着冰冷的瓷砖，仰起脖颈，发出一声被撞碎的呻吟。身体内部被再次填满，刚刚平息不久的敏感点被重重碾过，带来一阵让他头皮发麻的酸软。他下意识地想要蜷缩，却被矿董牢牢固定住腰胯，动弹不得。

就在这时，罗纳德的身影笼罩了过来。他高大的身躯挡住了部分光线，水珠顺着他块垒分明的胸肌和腹肌滑落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正面贴近，将黑郁困在了他与冰冷的瓷砖之间。宽阔的胸膛紧贴着黑郁湿滑的背脊，与身后的矿董形成了严丝合缝的夹击。

罗纳德抬起黑郁一条发软无力的腿，环在自己腰间，这个动作使得黑郁的身体门户大开，更深地迎入了身后矿董的撞击。同时，罗纳德灼热的硬挺，带着滚烫的温度和惊人的气势，抵住了黑郁身前同样亟待抚慰的欲望中心，以及其下那处更为隐秘、从未被造访过的紧窄入口。

“不……那里……不行……”黑郁惊慌地摇头，被口球堵住的声音含糊不清，带着强烈的恐惧和哀求。他扭动着腰肢想要逃离，却被前后两人更紧地禁锢住。

罗纳德没有理会他微弱的抗议，他一只手稳稳托住黑郁的臀，帮助矿董更顺畅地动作，另一只手则探到两人紧密相贴的下腹，扶住自己灼热的欲望，借着矿董每一次向前顶撞、将黑郁身体推向自己的力道，用顶端缓慢而坚定地挤入那处极致紧涩、从未被开拓过的秘所。

“呜——！！！”

剧烈的，被撕裂般的痛楚瞬间席卷了黑郁，他猛地绷紧了身体，脚趾死死蜷缩，指甲甚至无意识地刮擦着矿董坚实的小腿。前方的紧致远超后方，罗纳德的进入带来的充盈感和撕裂感成倍增长，仿佛要将他从中间彻底劈开。泪水混合着热水疯狂涌出，他剧烈地颤抖着，像一片在狂风中凋零的叶子。

罗纳德的进入异常艰难，内部的紧窒和排斥感极强，每一次微小的推进都伴随着黑郁无法抑制的痉挛和呜咽。他停顿了片刻，低头，吻去黑郁眼角混合着水珠的泪水，动作罕见地带上了一丝安抚的意味，但腰腹的力量却没有丝毫减弱，依旧坚定地、缓慢地向更深处拓进，直到完全被那极致湿热和紧绞所吞没。

当罗纳德也完全进入后，黑郁感觉自己几乎要窒息了。身体被前后两道凶器彻底贯穿，没有一丝缝隙，内脏被挤压到极限，呼吸都变得无比困难。他被完全固定在这水汽弥漫的狭窄空间里，像一件被钉死的展品，承受着来自两个方向的、同步而深重的撞击。

矿董从后方每一次有力的顶入，都会将黑郁的身体更深地推入罗纳德的怀抱，使得罗纳德的根部也能更紧密地贴合；而罗纳德从前方每一次沉稳的深入，又会反过来将黑郁推向矿董，让后者的顶端能更重地碾过体内那个敏感点。

这种同步的、相互助推的律动，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连锁反应。快感和痛楚的界限变得模糊，极致的充盈感和被完全占有的掌控感，如同汹涌的潮水，一波接着一波，不断冲击着黑郁濒临崩溃的神经。他张着嘴，却发不出完整的声音，只有被撞击得支离破碎的、带着哭腔的喘息和呜咽，混合着水流声，在浴室里回荡。

他的身体内部，前方和后方的敏感点被交替甚至同时刺激，剧烈的痉挛从两处被侵犯的核心向外扩散，蔓延至四肢百骸。前端在无人触碰的情况下，颤抖着渗出清液，又很快被水流冲走。意识在过载的感官刺激下逐渐飘远，只剩下身体本能地随着两人的节奏摇晃、承欢。

矿董俯下身，咬住他后颈的软肉，留下新的印记，低沉的声音带着情欲的沙哑：“感觉到了吗？我们都在里面……你被填得多满……”

罗纳德也低下头，攫取了他被口球占据的唇，舌头野蛮地舔舐过他敏感的上颚，将他所有破碎的呻吟都吞没。这个吻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和占有欲。

黑郁在双重夹击下彻底迷失，身体不由自主地绞紧、收缩，内壁剧烈地痉挛着，仿佛想要抗拒，又像是贪婪地吮吸。这无疑加剧了对两个男人的刺激，矿董和罗纳德的呼吸都变得粗重起来，动作也愈发狂野急促。

当高潮最终来临时，几乎是同时的。矿董最深最重地嵌入他身体深处，滚烫的液体汹涌灌注；罗纳德也重重抵入他最柔软脆弱的核心，灼热的释放仿佛要烫伤他的内壁。强烈的、来自体内两个方向的、几乎要将他灵魂都撞出躯体的刺激，让黑郁眼前白光炸裂，身体像被抛上云霄，前端在一片空白的极致快感中猛烈地喷射出白浊，混合着热水，沿着颤抖的大腿根部流下。

他彻底脱力，像被抽走了所有骨头，软绵绵地向前倒去，却被罗纳德紧紧抱住。矿董也缓缓退出，带出些许混合的浊液，很快被水流冲散。

罗纳德将他打横抱起，关掉了花洒。用宽大柔软的浴巾包裹住他不断轻颤的身体，仔细擦干。黑郁眼神涣散，脸颊潮红，浑身布满了欢爱后的痕迹，连指尖都泛着慵懒的粉红，只能依靠在罗纳德怀里轻轻喘息。

矿董走过来，手指拂开他湿漉漉的额发，看着他那副被彻底“享用”过的模样，满意地低笑：

“甜点，味道很不错。”